

目摇摇次

上摇摇部

第一章摇摇家摇摇园

- 摇摇一、状元街····· 猿
- 摇摇二、牌坊····· 苑
- 摇摇三、天井····· 源

第二章摇摇孩摇摇子

- 摇摇一、灵魂····· 源
- 摇摇二、绝望····· 愿
- 摇摇三、远方····· 园

第三章摇摇记摇摇忆

- 摇摇一、匮乏····· 苑
- 摇摇二、残缺····· 怨
- 摇摇三、动荡····· 缘

下摇摇部

第一章摇摇传摇摇奇

- 摇摇一、罪人····· 猿

摇摇二、英雄	國源
摇摇三、先知	國緣
第二章 摇流摇光	
摇摇一、聚会	國园
摇摇二、风波	國源
摇摇三、节日	猿怨

上摇摇部

宰燥窠诶燥保樽保瑶奈燥窠保豊

摇摇东方 ,那是一个永远也做不完的美丽而深远的梦。

在这块土地上 ,在这片苍穹下 ,总有那么一些元素能让我们的泪水流尽。

作为宇宙中孤独而智慧的生命 ,我们这些活在地球上的被称为“人”的人 ,有时我们像微尘一样的渺小 ,有时我们又像神灵一样的伟大。我们脆弱的生命在一呼一吸之间 ,可我们也能坚强得如金刚长存。我们的本质其实就是东方的本质。我们的灵性其实就是东方的灵性。这就是东方的史诗。

第一章 摇家 摇园

一、状元街

从前啊……

小城有点来历和趣味的地名是很有一些的。像这“状元街”也算其一。

记忆中的状元街,也就是现在小巷似的道路。路上铺着条状的青石,犬牙交错的,却很光滑。道路两侧大多是些平房,有着漆黑的沉重的木门,推开来就别有一番洞天。这些深宅大院原为官宦、书香门第,那时已经慢慢演化成七十二家房客那样的大杂院,乱是乱点,但人气也旺了许多。一些阴冷的、肃穆的东西已经被岁月冲淡得无甚痕迹了。只有少数院墙上长满的爬山虎,才使这些房子在没有章法的嘈杂中,不经意地露出了那么些亘古的、悠悠的回忆。

有一些是两三层的客栈似的小楼。楼下是店面,楼上住人。那些店铺用一扇扇的木板拼起来做门。每天早上,主人也需要一扇一扇地慢慢拆下来,在墙角放好。那些商店都是一些做小生意

的,卖些日常用品,都有些迟缓的、琐碎的节奏。一般的店面都有那种老式的尺子形的高高的柜台。柜台上摆放着几个装着花花绿绿、零碎物品的透明的大玻璃罐。那也是孩子们最眼馋的地方。好不容易积攒的几分钱,宝贝似的换回了几颗糖、几粒彩色玻璃弹子、几根皮筋、一把栗子等等。

盛夏的傍晚,各家将洗衣、洗澡的剩水泼在路面上,炙热的路面嗤嗤地吸着凉水,迅速地将它们化成一股水汽。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各家各户就端出凉床、躺椅,一边摇着扇子,一边说着闲话。孩子们刚刚洗过澡,身上飘着浓重的花露水或痱子粉的香气。他们兴奋地在竹床上跳来蹦去。有时会缠着某家那个藏着一肚子故事的伯伯讲故事。在满天繁星之下,那些半是编造半是流传的神秘的故事都张开了精灵似的翅膀,在孩子们闪闪发光的眼睛里扇动着。哪家的小猫、小狗在床底和椅子旁无声地穿梭,冷不丁地露出毛茸茸的尾巴,吓人一跳。有时这些乘凉的人,还拿出用井水浸过的西瓜,全家围坐一起,低头哼哧哼哧地啃着。有些人家还会端出自制的酸梅汤或金银花茶解暑。夏夜,到处都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奇异的芳香。

冬天会寂寞单调一点。天黑得早,家家户户门也关得早。吃完晚饭后,路上行人就寥寥了。从各家的窗户上映出的一点黄红色的灯光,有一种既温暖又单薄的感觉。孩子们在睡觉前,会小心地在火桶下的炭灰里埋上几个山芋,这样,第二天一早,就会有脆皮黄心、香气扑鼻的烘山芋做早餐。母亲们在灯下织着毛衣,或拆开旧棉袄絮着新棉花,或做着那些永远也做不完的家务。父亲们抽着烟,陪着母亲聊天,或在灯下翻看报刊书籍。那场景温馨得有些伤感,安详得有些落寞。

状元街,不知哪个朝代这里是真出过状元的。但过了这么些年,住在这里的人谁也不清楚那些陈年旧事了。不过,一条街,依

然保存了那么些诗书、礼教之气。这是从一些不太为别人注意的细节上体现出来的。比如这里每家每户都会买来文房四宝，虽然档次参差不齐，大多数人家买的都是几毛钱的便宜货，但他们一般都会让孩子在启蒙前就歪歪扭扭地练一阵毛笔字。再比如，一街的人对拐角处住的一个教师世家都怀着毕恭毕敬的尊重。那家从人们的记忆中起，从事的就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职业，父辈们是私塾的先生，儿女都是公立学校的老师。所有的人经过他家的带着金属环扣的木门时，就会不自觉地屏气敛声起来。哪家若出了个“逆子”，那家的父母就会去老师家拜访、倾诉、讨教，并诚心诚意地邀请老师到自己家，对他们那不听管教的逆子义正词严一番。也奇怪，这一街的孩子就不比北门码头那一带的孩子，普遍温良、斯文好多。

状元街嘛，当然沾染上了那么点儒雅的遗风。

有很多这样的古城。它们像我们的记忆一样深长。

那些厚实而高大的城墙已经被时光湮没了。可是留下了东门、西门、南门、北门这样的地名。

小城建于宋朝。它三面环山，一面临江，易守难攻，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四季分明，气候宜人，河湖纵横，物产丰富，一向有“鱼米之乡”的美誉。

这样的地方，都有着千年不变的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的味道。民风古板，民情浓郁，是人们经常说的那种适宜居家过日子的古城。

这样的地方，盗贼少，匪徒少，出门闯荡的少。但规矩多，讲究多，沾沾自喜的多。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那些大城市的人，生活有什么意思？吃的住的过的日子，我看还不如我们这个小地方舒服呢，要说过日子，天底下还是要数我们这里最好！

他们的那些日子就像冬天的太阳，暖烘烘的，也懒洋洋的。白天，吵架声此起彼伏，晚上，麻将声高低错落。

小城出的名人多以文人居多。也有做官的，但彪炳史册的大人物却不算多。这里的男人既缺乏北方男人豪爽不羁、胆大包天的气概，又缺乏沿海男人那种四海为家、开放通达的胸怀。有点出息的男人，都有点《红楼梦》里贾政的感觉，像一枚传家的方正古朴的砚台。

应该是状元街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时候，她家的房子占了大半条街。那些气派巍峨的厅房啊，那些精美华丽的木雕啊，那些树木葱茏的庭院啊，那些美丽如云的妻妾啊，那些穿梭不停的家佣啊。从记忆的深处，都能沁出那股混合着幽雅、高贵、精致、雍容的持久而迷人的芳香。

她是家里的二小姐。父亲在府上做着显赫的官，家里又有世袭的盐商的雄厚资金。有什么可以担忧的呢？她的母亲也是官宦人家的小姐，父亲明媒正娶的大太太，她在家里的地位自然比那些庶出的兄弟姐妹们高出不少。加上她天生丽质，聪颖非凡，深得父亲的宠爱。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她一点即透、样样精通。她是一朵养在深宅大院高贵珍稀的兰花，天之骄女，傲视群芳。

可是，她的眼睛里为什么总是飘浮着一层挥之不去的阴云呢？她的脸上为什么总是挂着一副心事重重、若有所失的神情呢？谁也不知道她的心思。她就像一位歇息在花瓣中的食风饮露的仙女，她的梦、她的心事，只有她自己一个人知道，或许连她自己也无法透彻地明了。

她是在线装书里那些千古的诗词歌赋中长大的。……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喔，这些如金石敲击的音律、这些如

蝉翼透明的意境 ,真的能让人含饴咀甘地沉溺其中 ,生生死死地轮回呢。

当她的目光从淡黄色的宣纸中游移到身边这个真实的世界时 ,她看到的依然还是无名的哀愁的诗句。

那天 ,家里像过年一样的热闹。到处都张灯结彩的 ,绫罗绸缎挂满了庭院的树梢。那天是父亲的五十大寿。父亲在家里大宴宾客 ,大厅和院子里摆了三天三夜的流水酒席。亲朋好友、达官贵族 ,前来贺喜的 ,帮忙的 ,逢迎的 ,捧场的 ,络绎不绝。

她送了父亲一副自己书写的对联。对联曰 :室大何妨雅 ,花多更有香。用的是正宗“颜体”的楷书 ,行笔一波三折 ,勾画丰厚遒劲 ,只是有一点着意的感觉。父亲将她的字端详了好久 ,知道她这副对联改自郑板桥寓所里的那副“室雅何须大 ,花香不在多”的对联。父亲一连说了几声“改得好 ,改得好” ,又说了几遍“写得好 ,写得好” ,然后叫家人拿去城里最有名的老字号装裱店裱好了 ,挂在一个花厅的正中。

父亲摸着她的头说 :你是我们家最有才华的孩子 ,大有李清照、蔡文姬这样大才女的风范 ,父亲为你骄傲。父亲将来一定要把你托付给一个品性才貌都能配得上你的好青年……

父亲的话还没说完 ,她就红着脸 ,撒娇地对父亲说 :我不听 ,我不听……说着 ,一扭身 ,跑远了。父亲慈爱地望着她的背影 ,目送了良久。

家里到处都是人声、贺喜声、欢笑声。到处都是流光溢彩的香鬓衣角。她一个人慢慢踱到家中最大的一个后花园。假山中 ,曲桥上 ,回廊里 ,树荫下 ,到处都是那些熟悉的家眷和不熟悉的宾客。她继续走着 ,七拐八弯 ,最后来到后厢房附近的一个偏僻的葡萄架下。还好 ,这里一个人都没有。她在葡萄架下的一张圆圆的石凳上坐了下来。

那些朦胧的忧伤的心绪又飘浮了上来。她的眼里出现了一个人。她到这时才知道,其实自己这么落落寡欢的,原来是在等一个人啊……

那是父亲的世交好友欧阳叔叔。是的,他比父亲只小两三岁,是应该叫他叔叔的,从她记忆起,就是叫他叔叔的。

欧阳叔叔做着比父亲低一点的文官,可是他的知识修养真的像海一般的深邃啊。那时候,他到她家来看父亲,闲暇时就会抱她坐在自己的腿上,教她背那些经典的千古的诗词文章。她就是从他那里最早明晰了中国古典文学那些空灵奇妙、无法言说的美丽的。欧阳叔叔对这个天资聪颖的小姑娘也是赞不绝口,欣赏有加。

那时她弹琴,高山流水般的古筝琴音,她最愿意弹给欧阳叔叔听。只有欧阳叔叔在听完之后,能给她稍加点拨,兴致好的时候,还能即兴和一曲他自己改编的古筝名曲。而她也能听出其中超凡脱俗的不羁的气韵。

那时她写字、画画、下棋、作诗,都愿意在欧阳叔叔拜访的时候,显露一手。因为欧阳叔叔总能给她恰如其分的评价。她像一只花蝴蝶,只要欧阳叔叔到家里来时,她就拼命地围绕着他旋转、飞舞。因为她觉得,只有他才能真正懂得她的独特的美丽,她的非凡的价值。

有一次,她按照王维的诗句意境画了一幅很大的山水图,是可以挂在客厅里做中轴的。她画得很用心,连续一个多月都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她画的时候,就暗暗地想:到时候给欧阳叔叔看,要让他大吃一惊。终于她画完了。终于她盼到了欧阳叔叔来家的一天。

等欧阳叔叔和父亲谈过事、说过话后,她把他喊到自己的书房。她向他展开了那幅已经画好却还没题字的山水画。

欧阳叔叔凝神仔细地揣摩着,品味着,好久没有说出一个字。

她的心都快跳出心脏了。她像等候审判的犯人那样紧张得几乎要窒息了。最后 欧阳叔叔抬起头 ,说 :小姑娘 ,不简单啊 ,你这样的年龄有这样的笔触、这样的境界 ,真是难得啊。我给你在画上题一句诗 ,好不好 ?

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随后像只快乐的小燕子一样给他研墨、搽笔。

欧阳叔叔在画的左上角写了一句这样的诗 :字画要如诗句读 ,古琴兼作水声听。写好了 ,他把笔一丢 ,问 :二小姐 ,这幅画送给我做纪念好吗 ?

她兴奋着 ,嘴里却谦虚道 :一个孩子的习作值得给你做纪念吗 ?

嘿 ,你别小看了自己 !我看《红楼梦》里那句诗——才华馥比仙 ,气质美若兰 ,送给你 ,是最恰当不过的 !

她一听 ,脸莫名其妙地开始发烧了。她的心没来由地奇怪地跳了一下。她似乎听到了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奇特的声音。她不再敢看他了。她就带着那种羞涩的红润 ,低头收拾着书案上的那些笔墨纸砚。

那时 ,她十五岁。她的心醒在一个书房里暗淡的寂静的午后。

她从一开始就知道 ,自己的心事是可耻的 ,羞辱的 ,是不能见人的。她的快乐的明朗的日子从此就结束了。那些永远也走不出的黑暗的思念啊 ,那些永远也摆不脱的强烈的渴慕啊 ,那份永远也没有结果的压抑的感情啊 ,那些从一开始就注定的悲剧啊。她 ,冰雪聪明的一个人 ,怎么能不知道这些呢 ?

可是、可是 ,她的春天只愿意在一个人面前展现。她的美丽也只有一个人能真正懂得。她该怎么办呢 ?

日子还是照样流水一样地滑走了。然而 ,她的心情就像那些

古老的庭院一样,走过一道一道的拱门后,却发现最终那里是死路一条的。闭塞的东方式的花园,布满匠心,掩掩藏藏,神机妙算,别有洞天。可是最终那是没有出路的,是用高高的围墙封闭起来的幽禁的桎梏,是绝望得不能舒展更不能飞翔的堡垒。

那天她在花园里一直坐到傍晚。寒风中,她的眼泪已经一片冰凉了。可是她的心更是无底似的寒冷。

她有些神思恍惚地走回了房间。在路过大厅的时候,她意外地看到欧阳叔叔正跟父亲的一帮朋友们围坐在一个红木的大餐桌旁,为父亲喝酒祝寿。他们大声地谈笑着,杯斛交错,佳肴斑斓,好一幅喜气而华丽的家宴图啊!

她赶紧闪身退到阴影里。然后她从侧门走进自己的房间,让小丫头送来一些简单的饭菜,草草吃毕,就靠在床上闭目养神了。

夜已经很深了。可是庭院里还有吵闹的声音、碰杯的声音,还有隐隐约约的唱戏的又高又细的嗓音以及京胡那抑扬顿挫、富有韵味的高腔。她想起了,家人为庆祝父亲做寿,专门请了一个京剧班子来家里摆了几天台。现在,所有的亲朋好友怕都是聚在院子里看戏吧?

她披了一件银狐的大氅走出了房门。那晚的月色是多么的清亮啊。有一种透彻的直逼灵魂的如水的力量。她躲过人群,在一个小小的花园里徜徉着。她不时望望天,天上那轮明月也沉静地望着她。多么静谧、温柔的时光啊。那轮明月分明懂得她那些无法说出的伤痛、哀愁,它无限包容、无限仁慈地看着她。在那一地瀑布似的月光中,她一下子变得无与伦比的软弱和安宁。是啊,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月亮才真正理解她……

“纷纷坠叶飘香彻。夜寂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

她回头一望,激动得心脏都快不会跳动了。是欧阳叔叔!只

见在夜的薄雾中,在朦胧的树影下,欧阳叔叔踏着月光走了过来。

二小姐,怎么不去看戏,一个人在这里赏月啊?

你,你怎么也来了?她好不容易才稳住了神。

今天为你父亲祝寿,人一高兴,喝多了,头有些晕,出来吹吹风,透透气。欧阳叔叔带着每次见到她惯有的那种温和、愉悦的笑容。

他们在一张石凳上坐了下来。

刚才,我们在一起喝酒时还提到你呢!大家都说你父亲真有福气,养了你这么个才貌双绝的女儿!你父亲还要我们大家都帮你留意着,为你挑一个各方面能与你般配的有为青年!我们大家都说,这事得慢慢来,那些世家子弟能配上你的恐怕也是凤毛麟角吧?欧阳叔叔显然喝多了酒,他一反常态,说起了这些平时从来不谈的话题。

她红着脸,不好意思地对欧阳叔叔抱怨:你说这些干嘛?我不要听,不要听!

女大十八变,我忘了二小姐已经长大了,懂得害羞了!欧阳叔叔爽朗地笑起来。

你再笑,我就走了,不理你了,永远都不理你了!她站了起来,真的要走的样子。

欧阳叔叔一把拉过她的手,把她拉到身边坐下来:如此良辰美景,陪叔叔说说话不好吗?

她的手在他的温热、宽厚的手掌里,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可那一瞬间,她的脑袋嗡地一下子膨胀了,她浑身像触电一样,一时不知身在何处了。

欧阳叔叔管自兴奋地说着话:二小姐,你最近可读了什么好书?这些天来,我重读了一遍《庄子》,领悟颇多。老子与庄子有一脉相承的东西,但老子像深不可测的星空,庄子则更像清风流水

的月夜。老子有道，庄子有禅。老子育化万千又万宗归一，庄子无边无形又诗意浪漫。老子是宗祖，庄子是至童。老子是道骨，庄子是仙风。老子是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庄子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老子沉默是金，庄子且舞且唱。老子包罗万象、朴厚岿然，庄子随风化缘、纯真自然……奇啊，妙啊！欧阳叔叔越说越投入，两眼在月色中放着神奇的光芒。

她静静地听着，心里涌动着太多的感动和嗟叹。是啊，在这尘世上，还有谁能像她这样对欧阳叔叔的思想和灵魂有着那么既深刻入骨又体贴入微的理解和欣赏呢？虽然他们隔了一个长长的时代，虽然她仍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女孩，但这些并不妨碍他们有那些细密如网、透彻如丝的默契与热爱。

她的谈兴也被激发出来：我最近读了一些《诗经》。比起《诗经》来，以前我一直更喜欢唐诗一些。可是现在我懂得了一点《诗经》的美妙。她停了片刻，头脑中立刻出现了《诗经》里的那些名篇。她有些陶醉地接着说：那些简单重复的音律，直叙胸臆的情怀，虽然没有唐诗的精雕细琢、微言大义、变化万端，但自有它独特的意韵。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竟是真的，那里面有着一个民族的天真浪漫的童年。像阳光一样的明亮，像春天一样的茂盛，还弥漫着一股自然的原始的野气和芳菲。你听，“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连悲伤也是透明的。

欧阳叔叔点头道：不错，你领悟得不错。像你现在这样就挺好的，从小是应该多读一些经典的东西的。看书绝不要追求数量，还是要讲究神通，但也不要用心过度，适可而止即可……

欧阳叔叔像想起什么似的，转口道：刚才你父亲在花园里指给我们看了你写的那副对联，写得不错呵。颜体蚕头雁尾，以拙为巧，强调潜虚半腹，藏秀丽于质朴中，你倒是体会到了一些形神。只是在雄浑沉着上，还欠那么一点点，有点刻意之嫌。你说，叔叔

评得对不对？……他慈爱地望了她一眼，温和地说：不早了，我送你回房间休息去吧，我也要到院子里跟大家打打招呼。

欧阳叔叔把她一直送到了房门口。然后他向她微笑地道了晚安，转身消失在那一地的月光中……

那以后，她经常回忆起那个宁静的美丽的月夜。那个因为多喝了酒而变得更加随和洒脱、滔滔不绝的欧阳叔叔。那次短暂的牵手。她以为她只是想想而已，可是后来，当她发现她无力自拔的时候，她已经病倒在床上。

父亲请了城里最有名气的老中医。医生给她号完脉，说她思虑过重，心力交瘁，气虚火旺，血滞体亏，但并无大碍，还说吃下几服中药，卧床休息一段日子即可。父亲遂命人将那些诗书全部搬走，不准她再读书学习。还特意请人买了几对艳丽的名贵的金鱼，养在一个精致的鱼缸里，每天陪伴在她的床头，让她感染到一些活泼的流动的气息。

可是，父亲怎么知道她的心事呢？那些永远无法出头的幽闭的思念。她看到游动的水晶花一样美丽的金鱼，想到的是，她还不如一尾鱼自由快乐呢。她望着窗台上一盆生机盎然的兰草，想到的是，她还不如一束花那样舒展平静呢。黄昏的时候，她的脑海中浮现的是“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的词句。早晨醒来听到燕子在树上呢喃，她的脑中又浮现出“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燕然，忆君迢迢隔青天。昔时横波目，今作流泪泉”的诗句……

就这样，她的病还能痊愈吗？父亲将那个老中医暗自骂了几回，又连续换了几个中医，但谁都查不出她到底得了什么病。她还是日复一日地消瘦了下去。母亲到庙里烧了好几次香，求了好几次签，捐了好几次钱，但又怎么样呢？谁能救得了她呢？

这病一缠绵下去，差不多快一年了。

听说她病了，欧阳叔叔有一次来家拜访时，给她捎带了一个用木头雕成的小玩具。那是两只可爱的木头小鸡，头对着头，立在一块小小的圆盘上，圆盘底下拖着几根可以牵引的丝线，玩的时候，用手轻轻一拉，小鸡的头就会一下一下地在圆盘里啄起米来，还发出清脆的梆梆声。她从母亲手里接过这个小小的玩意时，听说是欧阳叔叔特意送给她排遣寂寞的，她的眼睛里闪过了一道惊喜的、快乐的光芒。她轻轻地拉了一下丝线，两只憨憨的小鸡果然在盘里乖巧地吃起米来。她发出了生病以后的第一次笑声。

慢慢地，她的精神好多了，她每天都能下地转转了。但是父亲还是不让她看书。那天，百无聊赖的她，望着窗台上那盆清雅隽逸的兰草，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她找出一方素白的上等丝帕，用绣花绷子绷好，又找来墨绿、浅绿、翠绿、嫩绿等各种绿色的丝线，她要在丝帕上绣上那枝脱俗的兰草，然后她要将丝帕亲自放在欧阳叔叔的手心上。她望着那束兰草，心潮澎湃地开始了她秘密的“工作”。

由于找到了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做，日子便过得快了一些。但她刺绣的进度非常慢，主要是因为她要躲过所有人的眼睛。父母来探望时，她不能干，兄弟姐妹过来陪她聊天时，她也不能干。就这样，断断续续的，她绣了差不多半个月。

那一天，她快要完工了。望着丝帕上那已经栩栩如生的兰草时，她的心里泛起了深深的喜悦。就在这时，母亲进来了，她赶紧手忙脚乱地把那还没收针的丝帕往枕头下一塞。还好，母亲并没有觉察到她的慌乱。

母亲问她吃了药没有，感觉怎么样。看她的气色一天比一天地好起来，母亲甚是高兴。她开始与女儿谈起心来。母亲说，你赶快把病养好吧，听你父亲说，前几日有个媒人已经来给你说媒了，那是一个达官贵族的长子，跟我们家算得上门当户对的。听说他

生得高大英俊 ,性格又斯文又老成 ,想是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但你父亲坚持要了解清楚了再说。他已经托人去多方打听了……

还没说完 ,女儿就不耐烦地打断她 :妈 ,我一辈子都留在家 ,不嫁人 !

母亲笑了 :傻孩子 ,哪有姑娘大了 ,还呆在家里的呢 ?父母总有一天都是要去坟墓报到的 ,不把你托付给一个可靠的男人 ,我们怎么能放心呢 ?谁也不能跟父母过一辈子啊 !

她还是坚持着 :不 ,我不嫁人 !

母亲知道 ,所有没结婚的女孩都会这样说的 ,所以并没有较真。她开玩笑地说 :唉 ,女孩子都是害怕结婚的。这男人就不一样了。前不久 ,你欧阳叔叔又娶了一房姨太太 ,还请我和你父亲去喝酒的。酒桌上就有熟人打趣他 ,说你欧阳叔叔真是风流才子 ,赶得上唐伯虎 ,已经有两房姨太太了 ,还要娶。不过 ,这个新姨太真是个大美人 ,还不到二十岁呢 ,听说是戏班里挂了头牌的名角 ,眼风、身段真是不同凡响。其实男人都是这样的 ,何况你那个风流倜傥的欧阳叔叔呢 !所以你父亲说 ,一定要给你找个忠实可靠的男人……

她不知母亲是几时走的。她不知世界发生了什么。她不知自己是怎么回事。庄周迷梦般的恍惚过后 ,她几乎丧失了所有的记忆。

她木头人一样地吃过饭、洗梳完毕 ,躺在了床上。居然很快就入睡了。梦中 ,她见到了久违的欧阳叔叔 ,他正跟一个美丽的化了戏妆的女人在一起演戏呢。那个女人舞着水袖 ,欧阳叔叔托着她的水蛇一样的细腰 ,俯身下去 ,摆了一个戏剧中经典的亮相。这时 ,她来了 ,她手上拿着一块白色的丝帕 ,对着欧阳叔叔说 :我给你写了一首诗 ,读给你听听好不好 ?欧阳叔叔仿佛听不见似的 ,无动于衷。于是她在喧天的锣鼓和器乐声里 ,拼命地喊 :我为你写了一